

时光的味道，却是那么让人难以言说。我们在时间的洪流中穿梭，试图去感触那些曾经如水一般流逝的美好。而这份味道，却如行踪不定的微风，不曾停留在我们身边。

小时候，我喜欢翻看家中的老照片。那些熟悉的陌生的面孔，那个年代的审美，都成为了我心中浓郁的记忆。每一张照片中，都有着岁月的记忆，时光的味道。发黄的照片纸，失去本来的颜色，都会让我想起那些已经逝去的日子，它们有着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情感体验，寄存着旧时人的喜怒哀乐，也记录着我自己的岁月变化。

在春天里，那股淡淡的花香，总会让我回想起童年时光，每逢过节，家门口的那个花儿摆饰，带来的弥漫馨香。在夏天里，刺鼻的汗臭味和烧烤的气息，总会让我联想到桂花树下，和朋友一起玩耍的日子。在秋天里，金黄的大地，收获的季节，总让我沉浸在喜悦之中，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在冬天里，暖暖的热气和甜蜜的巧克力味道，总能勾勒出与亲密的人在一起，嬉笑打闹的画面。

时间的流逝，让我们越来越珍视那些曾经的美好瞬间，人生故事。我们总是希望用记忆去凝固那些逝水流年，去抓住那些正在慢慢消逝的味道。有时候，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

时光的味道

文 / 孙志昌



女儿即将升初中了，却玩手机上瘾。放学一回家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抱着手机就是不撒手，其他的事儿全部抛在脑后。

最初，我跟她谈过几次话，希望她能自觉一些，设定一个时间，到时间就必须交手机。可她表面上答应得好好地，每次到了规定时间都会再磨叽一会儿。我忍无可忍之下，只能将手机藏了起来，心想这下看她怎么玩儿。可没有了手机的女儿，虽然不吵不闹，但俨然得了场大病，整天垂头丧气的，干什么都无精打采，甚至还发现她躲在卧室偷偷地哭。

这真是让我既心疼又无奈。为了找到解决办法，我上网搜寻“帮孩子戒手机”的方法，很多资料都显示父母要多抽空陪陪孩子，要引导孩子找到替代玩手机的娱乐活动。左思右想，我心生一计。

又是一个周末，我带着女儿来到乡下。此时，枇杷成熟，黄澄澄的果实，碧玉般的绿叶，掩映如画！我吆喝道：“这么美的景色，谁和我一起拍下来？”“我！我！我！”女儿赶紧跑过来。我心里暗笑：就知道你爱拍照，特意想了这么一出。

我把相机交给女儿，让她先去过瘾。女儿拿着相机到处拍，拍枇杷、拍花朵、拍蝴蝶……拍完，她招呼我过去一起看照片。但还没看完，她就沮丧地说：“妈妈，我以为拍照很简单，可现在才发现，原来我拍得这么菜啊。”我笑了笑拍拍她的肩膀：“拍照也是有技巧的呢！你看这张太模糊，那是因为你手抖动了，拍的时候一定要拿稳相机。而这张显得主体好小，就是离得远了，你可以靠近一些拍……”女儿听了连连点头。接下来，她又试着拍了几张，这次拍出的照片大不一样。我夸赞道：“技术提升很快哦！”女儿可开心了，说要留着这些照片做壁纸。

拍完照片，看着树上那诱人的枇杷，我提议做枇杷膏，女儿立马点头。她跟在我后面屁颠屁颠地一起摘枇

冰棍往事

文 / 耿艳菊



午后，卖冰棍的来了，一辆日式的二八自行车，一个洁白的长方形的泡沫盒子。“卖冰棍哟……卖冰棍哟……”悠长的吆喝声像唱歌一样婉转动听，在寂寥的胡同里一波一波荡漾着。一直漾进胡同里每一个孩子的耳中，漾到心里。

那简直就是一个甜蜜的清凉的诱惑。一家人正在睡午觉，静得能听到院子里一片树叶飘落的声音。妹妹“咯噔”一下坐起来，麻利地凑到我身边，眼睛里闪着光芒：“姐，我梦见正吃冰棍呢。卖冰棍的可真来了。”

我早已醒了，正拉开床前一个柜子的抽屉，那是我的百宝箱，放着各种各样的宝贝和大人偶尔给的小零钱。妹妹也有一个这样的百宝箱，急急忙忙拉出去找钱。我们扒拉了半天，才想起前天已经花完了。我们继续扒拉，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。可是，母亲到底不关心冰棍的事，依然睡得很沉。

屋子里待不住，我们跑到门口的槐树下站着，却正好看到卖冰棍的人正在整理盛冰棍的泡沫盒子。冰棍已经卖完了，空荡荡的盒子像我们空荡荡的心。妹妹急得直跺脚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究竟年长些，安慰她，没事儿，明天还会来的。

我其实心里在犯嘀咕，为什么不等到大人们醒时来呢？也许大人们一高兴，会摸出赶集剩下的五分钱。就像上一次，母亲把五分钱放到我手里，我紧紧地握着，好像一下子全世界的美好都在我手心里一样。

冰棍两分钱一根，五分钱两根半。卖冰棍的人一高兴，给了我们三根。举着那三根冰棍，我们开心极了，像举着三根美丽的水晶。我们顿时思想如雷锋叔叔一样伟大，希望所有的人都高兴起来，甚至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乖乖的，不惹大人们生气。这样大家高兴了，我们就有冰棍吃了。可是舍不得吃，不吃呢，又怕它们化光了，咄咄滴在地上，太心疼了。然后我们就想了个办法，放在碗里，化了，还可以喝冰棍水，太美了。一根易化的冰棍，可以整整消磨一下午的时光。多么美妙，又多么不可思议。

最令我们盼望的是放暑假那段时日。不爱下地的我们也乐颠颠地跑去田里凑热闹，帮大人们干些跑腿儿的活儿。这时卖冰棍的，不去胡同了，也跑来了田间地头。太阳呼呼地喷着火，每个人的嗓子里都干干的。母亲笑眯眯的拿出四倍的五分钱交给我们去买冰棍，四倍呢，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实在太慷慨了。当家里人捧着白亮亮，散发着清凉的冰棍时，那种愉悦舒畅的神情，我恨不得是《西游记》里的那只孙猴子，会七十二变，变成一根喜悦的冰棍。

没想到机会还真来了。一次来卖冰棍的人竟是我的一个同学，我羡慕极了，他实在太幸福了，可以拥有一大箱子的冰棍。我跑到母亲面前，郑重地向她说，我想去卖冰棍。母亲看着我，笑了：“你会骑自行车吗？”我摇头。“等你学会骑车了再说吧。”母亲说。

等我真正学会了骑自行车，是另一年的暑假了。又向母亲提卖冰棍的事，母亲还是说，不行，你一个女孩子，不放心。再提，母亲总有母亲的理由拒绝。而我卖冰棍的梦想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蹉跎了。

十四五岁后，渐渐，卖冰棍的事就不再提了。一是那时我已有了少女的羞怯之心，一是骑自行车卖冰棍那样的时光一去不返。何况到处是商店，到处是冰柜，吃一根冰棍，已没有以前那样眩晕的快乐感。甚至不能满足口腹，想吃的是一种叫做雪糕，又被时尚的人称为冰激凌的冷饮。

而当真正尝过各种口味，各种形状，各种色泽的冰激凌后，觉得也不过一般，都不如少时的快乐纯粹深刻，幸福感也没有多一分。一个普通的冰激凌甜筒，起码也要几元，搁在往昔，能买一箱子的冰棍了，那种快乐的幸福感该多么饱满。少时的冰棍，物美价廉。少时的快乐也同样廉价简单。

将时间的飞逝归咎于生活的仓促。但事实上，那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充分地珍惜和利用时间，别无其他。

每一段时光，都值得被温柔对待。在时光中，岁月静好，内心平和安详。当时间开始变得复杂和忙碌后，我们总要多地去追求那些温暖的平衡，生怕让情变了味道。在时光中，我们回去探望自己曾经走过的路，重拾那些现在无法再得到的情感经历。因为重拾那些旧物、旧事和旧味道，其实也是窥探时间本身返回我的一种方式。

时间有着自己的规律，但也总是具有一定的随意性。它像是一个缓缓流淌的河流，也像是一个不断变换的人生游戏。我们暂停、旅行、思考和聚焦，在那段时光里去感受和品味，把握人生的每一个时刻。只有如此，才能让那些美好的时光、那些特别的味道，陪伴我们走过无数个清晨和黄昏，直到我们再次回想起这个时刻。

当你静下心来，或许也能体会到这份“时光的味道”。在那些安逸而平静的瞬间，重拾曾经走过的路，回顾自己所走过的人生。即便时光无法被定格，但它的味道总会飘过来，让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份深入的认识，品味时光，感受味道。

帮女儿和手机「断舍离」

文 / 唐英姿



把、洗枇杷、给枇杷去皮去籽，熬枇杷……忙活了整整一上午，居然也没有喊一声累，更没有要玩手机，好像突然就和手机绝缘了。

我故意打趣女儿：“捧着手机玩好一些，还是和妈妈活动活动好？”女儿挠挠头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今天实在太开心了，还很有成就感，可比刷手机有意思多了！”她还提出，下周末叫上哥哥们一起回来烧烤。我立马答应了：“好主意！你来安排，建议先写个活动计划，需要妈妈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们每周末都回乡下去开展活动，女儿也慢慢地戒掉了对手机的依赖，融入到了多彩的现实生活中，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。

看着女儿的变化，我由衷地感到高兴。养娃是条漫长的路，成长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，但我们做母亲的，应该多一些耐心，积极寻求解决办法，和孩子一起向更好的方向发展。

檐外垂青豆

文 / 董国宾



藤绕篱，篱行矮舍，舍前通入梦境。眼前，豆角花肆意地开，淡淡紫紫，若轻盈盈，似从别处拥来一大群紫蝴蝶。豆角花紫中夹白，并蒂相向，一朵撑起薄翅，另一朵也跟着意欲飞翔。它们夺目地开，喜滋滋地间，风舞碟影，欢天喜地。豆角开花后，花期短暂，一个个豆角花开的瞬间走进我的记忆，便也被时光收藏了。

不经意间，纤细的小豆角探出了脑袋，似乎谈笑之间就长出好几寸。豆花连着豆角，刚褪去的花瓣没有马上

儿时暑假快乐多

文 / 寇俊杰



上小学的女儿一放假，就整天呆在家里，开着空调，除了写作业，就是看电视、玩电脑，让她出去玩，她说总没意思。我和别的家长交流，他们的孩子大多数也是这样，一放假就“宅”在家里。这让我不由想起我小时候过暑假的情景……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们的暑假作业不多，一个假期，大部分时间就是玩儿。白天，我们拾蝉壳。我们先去河堤上拾。河堤两侧都是茂密的灌木丛，上面的蝉壳又多拾起来又方便，隔几天我们就去拾一次。村里的树上也有，但树太高，我们就用一个带钩的长竹竿把它钩下来。这样，我们每天都有不小的收获。拾来的蝉壳，有一小部分母亲把它们揉碎，烙饼时加进面里，吃了可以帮助消化，但更多的是卖到了镇上的中药铺里，得来的钱开学时给我们交学费。

白天，我们还可以到小河里游泳，不过，我们那时都管游泳叫“洗澡”。河水很清，齐腰深的水还可以看到底下的沙子。那时的河底也很平，不像现在抽沙船把河底抽得千疮百孔，所以，下河洗澡，只要你不到深水去，就不会有溺水的危险了。越是天然，我们约三五个小伙伴越是到河里玩得痛快。吃过午饭，我们假装睡觉，然后趁父母睡得正香的时候，悄悄爬起来，小心翼翼地穿上鞋，溜着墙边，偷偷地走出家门，然后就快速如飞，到村头的柳树下集合，等人凑齐了，我们就像一群鸭子“嘎嘎”地向河边走去。到了河里，我们打水仗、玩狗刨、摸螃蟹、捉小鱼……百玩不厌，一直到太阳也熬不过我们，终于躲到山后了，我们才回家。

晚上，我们去捉蝎子。村北五里就是一个小山坡，那里蝎子很多，差不多每翻开一块石头，就会发现一只或两只蝎子。它们手电筒的照射下，动作显得很笨拙，想逃却看不清方向，还没爬几步，就被眼疾手快的我们用两根木棍夹进玻璃瓶里。我父亲在煤矿工作，有一年捎回一个矿灯，让我在捉蝎子时派上了用场。灯在头上，我一手拿瓶一手夹。那一年，我捉的蝎子最多，送到中药铺卖了多少钱。不但父母夸我能干，还惹得小伙伴们个个羡慕。

暑假，我们玩的还有很多，比如去哪个村看电影了，在麦秸垛上捉迷藏，翻跟头了，吃三分钱一块的冰糕了……虽然那时吃得没有现在好，但玩耍中的快乐却是现在的孩子体会不到的！

脱落，依旧挂在小豆角一端，好像给小豆角穿了一个个小靴子。只几天，小豆角出落得修长婀娜了。再过些天，一根根长豆角长成，屋檐院内也便悬挂了一大片“绿瀑布”。

时常见到豆角的主人，一位整洁干练的老妇人。老妇人种下豆角，从春到夏都是把它当风景的。豆角花吐紫喷艳，葱葱绿叶攀而上，短篱给小院撑起被时光照来的从容和依偎。老妇人安静地坐着，一片荫移到她的脚下，眼前的豆角花像从外面飞来的一群紫蝴蝶。老妇人雅兴了，膝上会摊一本书，她用手指点着书，一行一行地读。

我总这样去猜，她是在读清代图翰布的豆花诗吧。诗句“豆角花开篱落底，绕篱幽草绿萋萋”中说到的豆角花，是不是转世而来了呢？真说不准，老妇人还是个深藏不露的学问人。唐代段成式“檐外垂青豆，经中发白粟”的诗句，她是烂熟于心的。

青豆角，又名长红豆，那种细细长长的，能恰比作小辫子一样的长青豆。从前农村老家，家家喜种此豆。洗净，煮了，味美，香口，能充饥饱腹。在乡下，粗布劳作的娘在一畦菜地，年年种下长青豆的种子。我一成不变地总这样认为，娘、老妇人、豆角花，我家菜畦生长的长青豆，老妇人檐外的垂青豆，都是浑然一体的。自古而今的豆角花，满腹才华的大诗人笔下的青豆诗，诗里诗外的雅，都是相贯相通，浑然天成的。

家中挂画，本是平常。在宋代，却是一件高雅之事，其雅韵之趣尤为浓厚。

追溯到宋代，无论是文人雅士，还是达官显贵，最能代表宋人文化趣味的，当属“四雅”：烧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。其中，挂画最具代表性。

挂画，最早是指挂于茶会座位旁的有关茶的画作。慢慢演变到宋代，所挂之画便改以诗、词、字、画的卷轴为主。文人雅士所讲究的这些挂画内容和形式，作为平时家具赏趣，在宋代成为了时尚。

宋人喜欢挂画，必收集名家字画，于是便有宋代名人“遇古器物、书画则极力求取，必得乃已”的记载。他们收藏的古书画名画，常常置于茶几、屋壁间，作为赏趣。尤其士大夫的厅堂房阁，都挂着名家书画。每次遇到雅集、文会、博古的时候，就会展挂出自己平时收藏的最得意名画，供友人交流鉴赏。这个过程，便是“挂画”。宋代对挂画乐此不疲，其实挂画也不只是有钱人家的闲情逸致，宋代市井人家也流行挂画。

其实，宋人挂画，有很深的学问呢。

宋代赵希鹤《洞天清录·古画辨》中，专门对挂画做了阐释：“择画之名笔，一屋止可三四轴，观玩三五日，别易名笔，则诸轴皆见风日，决不蒸湿，又轮次挂之，则不惹尘埃。时易一，则看之不厌。然须得谨子弟，或使令人细意舒卷出纳之。日用马尾或丝拂轻拂画面，切不可用棕拂。室中切不可焚沉香、降真、脑子有油多烟之香，比宜蓬菜、甲、笄耳。窗牖必用纸糊。户口常垂帘。”《洞天清录·古画辨》中还说：“一画前必设一小案以护之。案上勿设障画之物，止宜香炉、琴、砚。”从这些不苦涩的文字中，可以品味出宋代对古代名画的暴露式挂法十分小心，对环境的要求几乎达到苛求的程度。

宋代在室内悬挂挂画，从《宋人人物图》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中可见一斑。此人物画挂轴悬于一屏风画面中，红色挂轴之结构清晰可见，挂绳、惊燕、卷轴描绘细致，为典型的“宣和裱”（也称宋式裱）。上为天头，中有惊燕二条，左右两侧框档，中间接本幅，下为地头、轴杆，露出红色轴头。宋时以

传统的屏风吹画，作为室内装饰的实例也很多。王安石诗云：“每家图画有屏风。”宋代这众多的屏风吹画，亦是挂画的又一种形式。

宋代挂画风气之盛，还表现在宴席的布置上。宋人置办宴席，常租赁屏风、绣额、书画名贵物品。置办宴席人家，把租来的屏风、绣额布置好，再把书画悬挂起来供人雅赏，一场欢喜的宴席，就举办得特别有格调。

宋代挂画，除了家居、宴席之赏，宋代都城的饭馆、茶楼、酒庄，也有挂画的风尚。这些场所挂画，史书均有记载。宋代吴自牧《梦粱录》曰：“汴京熟食店，张挂名画，所以勾引观者，留连食客。”宋代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云：“（杭城）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，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，所以消遣久待也。今茶坊皆然。”其实从北宋到南宋，上至官方下到民间，数百年来挂画风潮从未间断。

宋代热衷于挂画、赏画，在居室之中参透泉壑、山林之美，反映了宋人的雅致生活及无限的风雅韵味。

宋代挂画雅趣

文 / 卜庆萍

